

主题：当前热点问题——希腊公投及中国股灾

时间：2015 年 7 月 6 日

地点：岭南大学 HSH109 室

组织者：全球大学 <<http://our-global-u.org>>

参加者：温铁军老师(视频参加)，黄钰书，刘健芝，薛翠，许统一，苏婉媚，苏婉筠

刘健芝：昨天七月五日的希腊公投，意义主要在于政治而非经济方面。一般民主形式是你选了政府上台，政府推行的政策特别是关乎经济民生的政策只能认了。这次希腊政府走险招，年轻的左翼以反对紧缩政策取得选票上台后，让全民公投是否接受债权人的紧缩方案，百分之六十站在政府一边，反对方案。投票结果出来后，德国和几个大国说你们其实没招了，准备脱欧吧。意大利则放松口气说，我们还是要谈判。希腊危机远未过去，但从西班牙的愤怒运动，到占领华尔街，到希腊民众的动员，一脉相承的，是欧美发达国家民众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下，活不下去了。想听听温老师您怎么看？

希腊现象分析

温铁军：

我先说第一个观点。

请注意我们在最近的这几年研究中已经形成了的一个分析框架：人类在这 500 年的资本主义文明历史阶段的演变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主导国家已经升级为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竞争。在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主要的国家中，最为体现金融资本极化发展的国家就是美国。美国为了维持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无论哪一个党执政，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都是不可改变的基本的国策。

这个观点，在以前的讨论中我强调过多次，现在分析希腊债务危机切不可忘记，当今人类社会所处的资本主义阶段，已经被主导国家带动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

金融资本阶段这个美元单极霸权的特性相当于一次博弈，与产业资本的列强竞争相当于多次博弈的特性有着天壤之别，造成这个阶段的制度差别非常显著。

我们到现在为止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资本主义的产业资本阶段，因此很难解释金融资本阶段的特性，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更新，就很难解释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的各种制度现象。

同理，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大部分落后于金融资本制度变迁；只要不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就都属于在金融资本阶段“被控制”或者“被调整”的制度体系。

如果以这样的观点分析希腊事件，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案例来看，本质上就属于希腊虽然是西方国家但却不可能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所导致的希腊现象。

我们在以前分析希腊现象的时候，特别是刘老师带着我去访问的时候曾经讨论过，希腊是一个什么样的产业结构。过去希腊在产业资本阶段，产业结构是以造船业和航运业为主，造船业是第二产业，航运业是第三产业，因此希腊在原有的产业资本阶段算是实现了产业一体化的发达国家。但是希腊能否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呢？客观上不能！那也因此看希腊要加入欧元区的做法，就意味着一个产业资本的国家要升级到金融资本国家的投机行为，也就是要“搭便车”借欧元崛起获得金融全球化的收益。

在这个过程中，恰恰出现了希腊传统产业的衰败移出，造船业已经完全转移到亚洲，现在世界第一大造船业是中国了，在此之前是韩国，韩国之前是日本，东亚的 3 个工业化国家，先后取代了希腊成为全球造船业第一。再看航运，希腊过去是船王所在的国家，现在船王家族也跑了；希腊的航运业也先后转移到东亚，现在航运业第一大国恐怕也是中国。

亦即，如果是在产业资本阶段的全球竞争中，希腊处于产业移出的这样的趋势，那就变成产业空心化。

原来是全球造船业和运输业大国的时候，有一定的财力，能够支撑希腊的政治现代化，就像你们看到的，希腊的民主和社会的高福利化等等，这些是在希腊有产业收益的时候形成的。但是，产业移出之后，本来就不太可能从产业产生收益来支撑这种所谓现代民主和高福利社会的上层建筑。只好不断借债维持。但是，今天的欧洲人，有几个人能够做这种分析呢！今天的希腊又有几个人能认识到他们所遭遇到的社会困境，特别是年轻人 50% 以上的失业率？谁造成的。希腊资本家群体自己搞的实体产业移出，又不可能升级成为金融产业主导来吃全球。整个经济转型过程中是一个失败者。这个失败，包括着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全面失败，当然不可能靠希腊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运动或者民主运动来挽救这种产业移出所造成的经济基础的失败。

所以，我们应该说，这第一大问题，需要分析清楚，资本主义进入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希腊没有能力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同时产业移出造成产业资本衰败。既然不能产生利润，也就无法支撑高成本的上层建筑，包括现代政府。

因此，希腊社会无论发生怎样的社会动乱，年轻人无论如何上街打警察，都不可能在经济基础领域改出这个产业衰败的趋势！

注意，这个分析我们以前做过。现在需要再提醒一下，不要忘了我们过去形成的思想讨论成果。不要捡拾今天欧洲产业衰败之中形成的保守思想趋势，那是些非常落后的分析。你们已经是在世界社会运动的各种团队中得到思想创新机会的群体，在复杂的世界变化中不要忘了我们思想创新的成果。

所以，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分析，是要看希腊是一个处在什么阶段的国家？客观地看是一个产业移出造成的产业经济上衰败的国家，本来就没有条件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竞争。

诚然，我们不能认为进入金融资本全球竞争就是资本主义一个多么成功的趋势！需知，金融资本是一种最具寄生性的饕餮，由此而仍然是腐朽的、垂死的。但，世界各国现在毕竟还是在金融资本的全球竞争中沉浮着。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观点，金融资本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的竞争。

希腊今天的惨状要寻根溯源，到底是被谁玩成这种惨状？最初是被高盛！

人们都应该知道这个故事，今天看到现在有限的这些被新自由主义媒体过滤过的信息中，也会有蛛丝马迹告诉你希腊加入欧元区是被谁玩进去的呢！是被高盛集团。高盛是谁，是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重要代表机构。我们务必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大家注意，操纵希腊加入欧元区，主要的操盘手是高盛，代表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利益的大型金融投资机构，那其在世界上所做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不外乎是为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牟利益。没有巨大利益他是不会这样干的。那么，这个利益是什么？这个利益是欧元区解体的过程中，由高盛集团操盘，给美元集团打压欧元集团埋下了一个钉子。

美元集团怎么打压欧元？我过去讲过很多案例，不重复了；只提纲挈领地简述一下：

你们应该知道现在美国实体经济严重衰败，剩下的只是军事工业和高技术产业。但是，欧元区却在性质上不同。毕竟有德国的设备制造业带头，加上法国和意大利，还多多少少能形成欧元区的三角支撑。亦即，欧元区仍然是以实体经济为主支撑着的金融经济。

我多次讲过，德国一国对东亚的出口，就能对冲掉整个欧元区的贸易逆差。我们把德法意三国对世界贸易所形成的顺差计算一下，你就还能看到欧元区总体有贸易顺差，而不是绝对的贸易逆差。美国则是大规模的长期贸易逆差，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维持美元作为世界结算货币并且以美元强势作为世界的储备货币的地位，才能维持住国家生存。由此看，美国作为长期贸易逆差国，必须靠美元被其他顺差国接受为国家储备，那就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去维持美元强势。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用头站在地上的现象。我以前也多次讲，谁能够用头长期倒立站在地上，只有美国一家。而欧元区的德法意三国支撑，多多少少还能使得欧洲国家用脚站在地上。而东亚基本上属于用脚站在地上、比较稳的实体经济地区。整个东亚靠什么呢！其实都靠被西方叫做专制集权体制，或者被叫做反民主等等。这些被西方意识形态所批判的东亚模式，恰恰是目前这个世界上实体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产业资本总量最大的地区。

实体经济能干嘛？带动就业，带动社会性收入，相对而言因就业而增加消费。

你去看看那些没有就业增长的国家！社会收入靠什么呢？靠金融资本虚拟交易溢出的那些收益，那叫做社会进步吗？那恰恰应该叫做极端反动，金融资本控制的社会是一种罪恶腐朽的生存方式。所以，美国才有 99%的人不得就业机会，而用 occupy 这个 movement 来占领华尔街，大多数 99%的人要打击的是华尔街极少数人得益，大多数人连得到社会就业的条件都没有，因此没有社会收入，这是美国金融资本制度的反动性。

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个主流趋势，如果我们不能在金融资本阶段思考问题，仍然停留在产业资本阶段思考问题，那就是我们的思想落后，绝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通过这种讨论达到提高思想水平的高度。

所以说，今天中国大部分的主流讨论希腊问题，整个思路是荒唐的。

今天在这个教室讨论希腊，必须使你们的思想认识上升到我们强调的金融资本阶段什么是主要矛盾？

第三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需知，金融资本内部的对抗性矛盾是导致金融资本趋势性变化的主要矛盾！也就是说，美元集团与欧元集团在金融全球化竞争中的内部矛盾，是当代世界的主要矛盾。

需知，两大金融资本集团在金融资本阶段内部的主要矛盾问题，本来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理论给你们讲清楚了：主要矛盾对事物演变起决定作用。两大金融资本集团对抗性的主要矛盾中，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高盛集团通过阴谋诡计，把希腊经济失败，产业移出这样一个国家推进欧元集团。注意，今天希腊这个 60% 的人投票反对，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结果很可能是从欧元区撤出，如果欧元集团处理希腊的问题不慎重使得欧元区中希腊离开，很可能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导致整个欧元区的解体。一旦欧元区衰败，当前世界格局形成的美欧亚三足鼎立的牌局，欧洲可能就此衰败、欧元区就此衰败。然后，导致美国和亚洲之间的对决。这个世界的三足鼎立，老三国演义的格局很可能衰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高盛这招木马计所做的希腊进入欧元区，就相当于特洛伊木马进城。于是，埋进了欧元区的一个特洛伊木马今天终于爆发了，木马计成功了！

诚然，得这么看才能看到在希腊发生的是什么。这跟希腊所谓的左翼政府胜利的表面现象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客观地看，在欧元区参与今天的金融资本阶段全球竞争所形成三足鼎立的过程中，左翼政治的作用很复杂。如果完全按照传统的产业资本阶段，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左翼胜利了。但是，如果按照今天金融资本主义阶段的新马克思主义来看，这很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结构性的解体，**destruction**，实质是什么呢：欧盟本来就没有政治军事实力来保卫欧元区的稳定。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希腊这次全民公决胜利恰恰是高盛埋下的木马计的计成功打开了，“武士”从木马里冲出来了毁掉欧元区，如果他能真的做到，那对美国来说就是利益最大化。因为所有欧元区的虚拟资本收益都会被美元抄底。

中国股灾根源

中国的这次股灾是一场正在演化之中的具有金融资本阶段特性的多空大战，表面上是中国官方资本做多与私人资本做空发生对决。我们应该怎样看待。

2007 年那次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前，中国先发生股灾，蒸发了超过七千亿；这次我们预计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也是先发生股灾，蒸发了超过 7 万亿人民币……

于是，人们都在问，中国这次股灾到底是谁干的？多空双方对决，到底谁在对决。

你们都应该知道，近 2 年来 1 万亿美元的热钱已经悄悄进入中国，这是另外一个特洛伊木马？谁能够让资金大规模逃离？是美元外资和中国的内资互相结合，由于二者本质属性完全一样，配合起来也就真是天衣无缝！

亦即，这并不是内外资本在某个投资家的主持下开了会、大家在主观上要密切配合，而是中国的金融资本要按照金融集团的利益要求搞“深改”，在推出能够大量吸纳过剩货币的衍生品交易之后，终于发生了符合金融资本市场、符合虚拟资本运作规律的内外配合，所谓“扳机”，不过是只要有人启动做空操作。

此前，西方金融资本一直在做空中国的资本市场，已经做了至少 5 年。这几年期间，我每次到香港，刘健芝老师都知道我被香港的大金融资本集团拉去做讲座或对谈，他们一致的声音就是做空中国，从来就是公开的秘密。前几年我说：告诉你们，现在做空不了，是因为中国的金融资本交易还没有对外开放，中国只象征性地给外资 QFII 政策，由于审批额度很小，不足以兴风作浪。

现在他们终于达到了这些年梦寐以求的做空，机会是从哪来的呢？

自从沪港通，深港通，所谓“上海自由贸易区”率先开放海外金融资本，等等；接着是沿海甚至内地中心城市也要紧跟上海！多空大战的机会是从这些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其实，**这些所谓的开放都与允许沿海地区强烈要求直接对接外资有关！**于是，这一次中国全面转向西方金融资本的深改和促进互联网+金融“新政”，确实给海内外金融资本做空中国造成了一个特洛伊木马的机会。

于是乎，这次的股市多空对决，无论中央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都完全不同于上次。

上次 2008 年温家宝采取四万亿救市措施“做多”还能有效，在于温家宝时期还没有放开国内金融控制。这之前 10 年，1998 年朱镕基启动国债投资加强中央调控也是在“做多”，也还有效，是因为那个时候中央严格掌控金融资本。对中国这种制度，国际上叫做 capital control，而整个外部的金融资本体制叫做 capital flow，所以，1997 年东亚金融风暴和 2008 年华尔街金融海啸之后，讨论起来就是 capital control 有效、还是 capital flow 有效。讨论结果认为，中国当时严格掌控资本市场-capital control 有效防范东亚金融危机，后来则有效防范 2008 年金融海啸，曾经在两个 10 年的过程中，有效地防止住了国际金融资本做空中国的这个公开宣布的企图。

直到 2013 年，2013 年这次西方用题材炒作导致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纷纷陷入股灾及本币大幅度贬值，2013 年这次中国还没做资本项目的深改，所以又幸免于难。

不过，2013 年的年底开了 18 次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大规模转向西方模式的金融资本经济，在这个阶段上当局大力推出“融资融券”、金融期货、场外融资等利于衍生品发展的交易工具，才自己主动地制造了海外金融资本终于有条件做空中国的历史性的机会。

所以，看今天中国发生的股灾，我一点都不奇怪。我们有个战略思想库，在以往的讨论中，甚至早有人在 3 个月前就明确指出 6 月 28 号之前中国一定会有一轮股灾爆发。这个预测被这次股灾验证的结果是非常准确的。怎么能准确预测呢？就是因为他看到这些国内外制度性安排是紧锣密鼓的一步紧接一步的，最终干出了一次外资配合内资的两种金融资本配合起来做空中国股市的一次成功的历史性案例。

在这之前，我也说过：金融无边疆，金融无国界，无论是内资外资，只要你是做金融资本的，都会体现金融无祖国，金融资本流动性获利，是最不讲究国界的。于是，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就一定是金融全球化占据主流；近年来深改的顶层设计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思路，内在体现金融殖民主义，也就一定是最反对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只要是玩金融资本的，一定是追求流动性的，流动性获利是金融资本的第一大特点。所谓新三性：流动性、短期性、集中性。第一条就是流动性。因为流动性就有短期性的、集中性的进入和退出。过去产业资本阶段，帝国主义之所以是老三性：因为它是寄生性的，所以是腐朽的和垂死的。过去，马克思主义讲老三性。今天金融资本新三性在讲什么？因为他追求流动性才有资本获利，所以它没有国界，金融家无祖国。

以前和你们提过，老马克思主义者讲过“工人阶级无祖国”，帝国主义国家一打仗，工人阶级就都有祖国了，都从国际主义改回到民族主义，这是历史的教训。我看，之所以工人阶级不可能无祖国，因为产业资本是“在地化”的，产业资本的资本收益对本国社会作分配是工人阶级有祖国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还是通过国家做“二次分配”的制度，使得工人阶级有祖国。我们看今天的金融资本的无祖国，另一种国际主义终于做到了，谁做到了呢！被金融资本做到了，金融资本是洗劫全世界，因此金融资本可以注册在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可以注册在任何一个低税制的小国，只要能够使利润最大化，他们的投机资本收益最大化，根本不在乎祖国在哪。所以今天虽然实现不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无祖国，但在金融资本阶段实现的却是金融资本家阶级无祖国，他只要能够靠多空大战来套利，会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搅得周天寒彻，这次就是中国股灾。

很多今天秉持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人，看到中国爆发的股灾幸灾乐祸，其实这个现象跟自由主义无关，跟极权主义也无关，只是金融资本阶段，因金融资本家无祖国的多空战役的一个历史现象，希望大家客观的来看这一切。千万不要因海外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潮覆盖一切的这种舆论环境而忘记我们主要的能力在于还有思想创新，可以把这一切看清楚。

看希腊，是金融资本内部的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斗争的一个案例，木马就是当时高盛集团安排的，只不过今天爆炸了。

同理，我们看今天中国的股灾是 2013 年以来的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了金融无祖国的国际金融资本集团终于得到了历史性的做空中国的机会，如果这一次中国的证券金融监管等等部门代表的中央政府不紧急采取措施，那就意味着当股灾全面爆发的时候，就给了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和国内的金融资本集团一次做空和抄底的机会，那就更惨。这些年积

累的实体经济的财富先被人家打压得一钱不值，然后人家再一拥而入抄底。这就像俄罗斯 1991 年 500 天计划的改革新政策造成的结果是一样的，那也是一次洗劫。

然而，谁会为此感到高兴呢？是金融资本集团，以及被金融资本集团用这么多年的迷魂药灌昏的所谓学者。社会在分食腐尸之后剩下的是一片狼藉、尸骨无存，那金融资本会得到好处吗？当然短期会有好处，但是从长期看，因为它是腐朽的、垂死的，本质是寄生性，但是，最终当金融资本把所有的实体经济洗劫做完，没有东西供他洗劫的时候，他自身崩溃，就像你们看的黑洞理论，黑洞自身最后崩溃，金融资本就是一个洞，最终因为多空大战不能做了而最终崩溃。

希腊现象的趋势分析

我们预期一下这个结果，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能不能维持，这是一个大问题。

但，这不取决于欧元区的政府，而是取决于欧元区的金融资本集团。我刚刚说到金融资本无祖国，欧元区的金融资本集团和美元区的金融资本集团性质是一样的，他们只要在虚拟资本的汪洋大海里面捞取资本收益，因为资本只需要依靠加快流动性来短期获利。

对他们来说如果一旦欧元区解体，整个欧元区的金融资本将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摧毁性的损失，因此他们会下很大的努力来防止因希腊退出欧元区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欧元区的金融资本会尽可能维护欧元仍然作为金融资本集团存在，这是他们加入全球竞争必须要做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希腊，如果希腊一旦退出，首先萨米尔阿明说的 **delinking** 有没有可能实现呢！对不起，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大格局下，希腊的退出只能表现为自身社会危机的爆发。你说的政府过度负债代价转嫁给民众，我估计代价会转嫁给大多数过去享受相对比较好福利的中产阶级民众，反正穷人失业已经很穷了。

现在最主要的负担是二次分配入不敷出。例如，希腊 10% 以上的人属于财政供养人口，注意了这个比例希腊最高，连出租车司机都是享受公务员待遇。这部分人福利很高每年无偿得到 1000 多欧元的补贴。他们占有这个社会的二次分配的相当大的份额，这个现象是不合理的。一旦希腊退出，希腊自身的紧缩不可避免会让中产阶级受到损失。

客观看，如果退出，未来仍然取决于希腊危机之后是否能够有效形成支撑本国经济的产业。目前看，有没有可能呢？对于一个只有 1200 万人口的半岛型小国来说，重新形成支撑本国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不大可能。那么，他的社会危机还会延续。

由此看所谓代价转移给民众，这个说法本身值得分析，转移给什么民众？如果本身转移给那些过去已经过多享受财政补贴的中产阶级民众，这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政府应该减少他们无偿得到的福利，并且得和一般社会大众一样共同承载这次危机代价。更何况，这次危机一定程度上是中产阶级造成的，因为他们不肯减少自己得到的无偿收益而造成的社会财政危机，代价本来应该由他们承担，他们却以各种名义转嫁给全社会。

对希腊的分析，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现在能说的就这么多。我认为这个危机，如果不能通过大家在危机教训中形成共识，重建希腊的经济结构，恐怕这个危机很难化解。

对欧元区来说，在希腊退出之后，欧洲资本集团也会维持他们的利益。

至于他们维护利益的方式呢？就是尽可能保持欧元区的其他国家不退出，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不发生，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到？我们拭目以待。

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维持三足鼎立，比美元一家独大来称霸全球，还稍微的划算一点，好坏且不说。如果这个世界一旦大家都垮了就剩美国一家独大，那所有人都得变成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奴隶，这才是一个最为悲惨的结果！

总之，我们得看战略得失，现在还在刚刚开始演变，不能马上看清楚。

货币霸权战略冲突下欧元的困局

黄钰书:

欧债危机和中国股灾并不是孤立但同步发生的个别事件。两者其实都是全球货币战略冲突的症候。美国的核心利益是美元，**美国的核心战略也必然是极力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这是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所以美国的核心战略要打压所有能挑战美元霸权的新兴货币，包括自己的盟友。80年代用广场协议打垮了日圆。当时的打击目标还有马克。二战后西德和日本是战败国，没有完整主权，搭美国的军事便车变成工业强国。日元在80年代貌似有能力挑战美元的势头，美国要日本金融切腹，日圆被轻易打下了。而德国，因为两德统一的历史机会，增发的货币用来吸纳了东德的工业产能及居民消费，延迟了德国的金融化，没有走上日本的金融泡沫化之路。德国完成统一消化了东德的工业产能后，条件成熟，欧元区正式成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顶层设计比美国更理解货币的本质和机制。美国看准欧元有先天缺陷。它的最大缺陷是缺乏内部政治统一性。美国积极介入南斯拉夫科索沃战争，就是冲着欧元来打。在欧元诞生之际在欧洲的火药库巴尔干半岛煽风，无疑于放大欧洲的政治不稳定性，尤其是挑起欧洲和俄国之间的矛盾。美国似乎是通过科索沃战争来突显**欧元的先天缺陷：信贷基础主权的不确定性、矛盾性及不稳定性。**

欧元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希腊或欧猪国，那只是表症。众所周知，欧盟的制度矛盾是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例如利率)，却没有协调的财政政策在区内针对不同经济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微调，结果造成强者愈强的局面。像美国和中国这种有强大中央政府的政体，一旦某地区或部门出现问题，联邦或中央政府可以超越局部利益进行调节平衡(尽管还是有一定的利益倾斜)。但这次希腊危机却突显了一旦欧盟内部出现矛盾，主导的还是强国的利益。这方面很多人已经分析过了。但大部人忽略了美国对欧元的战略性的打压，强化放大了欧元区的内部矛盾。

欧元的真正问题是它承载了两种矛盾的功能与期望(或者说利益)。它本来的设计是为了便利区内的贸易，促进产业发展。可是欧洲的金融利益眼看欧元覆盖全球最大经济体

之便利，自然不无鸿志要把欧元资产打造成堪与美元资产比美的优质受信赖的金融资产。这中间牵涉到庞大利益。但欧元的先天缺陷和美国的打压令欧元始终无法享受美元那种的优势，不像美元般可坐享全球铸币税(seigniorage)，可以在全球贸易中进行制度寻租。欧元无法像美元金融资本那样在全球享受收益。于是欧元金融资本，更多只能靠内部收益来维持欧元资产的收益率。像欧洲债权人对欧猪国提供主权信贷这种 predatory lending，跟美国的房贷公司针对缺乏储蓄能力甚至稳定收入的 NINJA(no income, no job and asset)[无收入、工作和资产者]连哄带骗说服他们签下根本没有能力偿还的房贷，两者本质一样，都是金融资本为了增大自己的收益率，不惜埋下债务危机计时炸弹。但次贷危机爆发，美国可以靠 QE 向全球输出流动性来化解内部危机。欧洲的 QE 却主要由内部来消化。美元和欧元，荣辱立见。

先撇开内部缺陷不说，欧元能否成为重要的储备货币，有两个决定性因素。首先是它能不能成为全球主要商品的结算货币。欧洲实质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覆盖的经济量超过 18 万亿美元。可是欧元流通 15 年，到 2014 年仍然只占世界储备的 22.2%(在 2009 年美国金融危机后短暂达最高的 27.6%)，美元至今还是占压倒性的国际储备货币，至今还超过 60%。欧盟也占了全球贸易的最大份额，其后才是中国和美国。但截至 2014 年 12 月，欧元只占全球资金结算的 28.3%，美元则以 44.64% 仍然高据第一位。因为美元还是世界主要商品的结算货币，尤其是占第一位的石油。

欧元当然也渴望成为主要商品的结算货币。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欧洲盟友普遍支持美国。当时美国没有拿下萨旦姆·侯赛因。可是他后来扬言要推动以欧元来结算伊拉克的石油贸易，真正触动了美国的神经而被掐死了。所以德法等欧元主要国家在第二次波斯湾战争时不支持美国动武。这也不是出于什么道义，而是推动欧元结算石油符合欧盟利益。相似的还有伊朗，所以美国视伊朗为眼中钉。这跟宗教、文明、意识形态没多大关系。

后来利比亚的卡达菲玩得更大。他不仅提倡石油去美元化，甚至要甩开欧元，建议利用本国的庞大黄金及石油储备，建立一种泛非洲货币，一下子触动两大世界货币的神经。所以这一次法国等欧洲国家也积极参与军事行动掐死卡达菲。

欧盟的另一重大利益是俄国。俄国近年倡议建立欧亚贸易区整合贯通欧洲和中亚的前苏联成员国。换言之，整个亚非欧大陆岛的核心区将变相成为欧元湖(Euro lake)。其连锁效应可以很大。如果以欧俄中亚为核心，再联结上中国、中东及非洲，美元在整个亚非欧大陆岛上的影响力将大幅下降，剩下只有泛太平洋美元湖(Pacific Dollar lake)。这才是影响美国接下来 20、50 乃至 100 年国运的重大地缘格局重组。因此欧洲和俄国走得太近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必然不惜一切离间欧俄。惟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乌克兰事件的意义。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为了自己的一时利益而培植及利用极端份子，昔日较突出的例子是阿富汗的塔里班、基地组织拉登，乃至最近的伊斯兰国。这一次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法西斯极端组织搞了次实质上的政变把一个合法的民选政府拉下台，引爆乌克兰内战，把俄国推向欧洲的对立面，切断了欧俄货币同盟的可能性。虽然客观上把俄国推向中国，但人民币羽翼未丰，在国际上只是新露头角，较容易另外对付。

所以，欧盟的困局是欧洲精英缺乏政治勇气，在外交上与美国保持适当的距离；在军事上摆脱北约，成立欧洲联军；在货币上有明确的策略推动欧元成为与其实力相符的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这也难怪，欧洲不是统一的政治体，由 28 个国家组成(欧元区 19 个成员)，有 24 种官方语言，根本没有可能形成强大一致的意志自立于美国之外。欧元只能是被美国打压和规定界限的区域货币。

欧元无法成为主要国际商品的结算货币之一，则无可能挑战美国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无法享受全球铸币税的庞大利益，无法进行制度寻租，只能够内部榨取弱国来维持金融收益率。这是欧元的困局。

希腊这些基础较弱的国家，不惜靠高盛弄虚作假也要挤身欧元区，结果却是在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资金流失向法兰克福，堕入传统产业萎缩，信贷却不断膨胀的陷阱中，在低成本借贷条件下，靠借钱维持虚假的经济增长。在一个赢家通吃的金融森林法则主宰的世界中，希腊成为金融化洪流的输家。金融利益为了确保欧洲金融资产的价值，坚持以紧缩政策迫希腊放血还债，令它陷入紧缩衰退(austerity depression)的恶性循环。

美国为了维护美元霸权必然积极打击任何有潜力挑战美元的货币，不管是日圆、欧元乃至当接下来的人民币。惟有把握这当前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矛盾，方能正确理解过去 40 多年全球货币金融史，包括中国当下的困局。

中国的被金融化

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搞再平衡，泡制钓鱼岛冲突，背后暗撑日本右翼势力再上台，令世纪初《清迈协议》所展望的 3+10 亚洲货币同盟胎死腹中，保住了美元在亚洲的地位。美国更积极推动 TPP，确保美洲太平洋继续成为庞大的美元湖(dollar lake)。这是关乎美国未来国运的核心战略。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倡议，是要突破美国太平洋同盟的围堵，依托广阔大陆纵深而在大陆和海洋交接的边缘开拓次海权，尝试在亚欧非大陆打造一个人民币湖(RMB lake)。未来 10 年的全球政治经济，简单来说，就在美元、欧元、人民币这三大货币湖的地缘战略博弈碰撞中开展。

中国的困局是过去二十年的旧发展模式已走到尽头。国内一般制造业产业的利润率下降，甚至趋近于零。但中国累积了大量的流动性，金融利益集团开始抬头，推动经济金融化及人民币国际化。过去二十年畸形的美中关系(中国在美国赚取大量贸易盈余只能以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低廉资金，再涌入中国投机谋利)，中国实质上是“被金融化”。大量的美元涌入，人民币对冲增加供应，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实际上处于被动。当产业利润率下降，货币供应却增加，没有对应的实体经济增量，便催生房地产、股市等资产泡沫。现在热烈讨论的土地流转，在很多伪经济理论及意识形态包装下，利益本质是通过土地私有化、货币化以至金融化，维持货币供应增加，更重要是确保人民币资产的价值。

所以这次中国股灾究竟是不是外资空军在操盘，根本不重要。在股灾爆发前山雨欲来，中国股票基金出现大规模走资潮，究竟只是外资看淡中国和平撤退？还是战略安排？抑或是向国内的金融大鳄发出信息？这些都不重要。反正金融无国籍，金融资本是没有任何忠诚的。有趣的是这次大股灾是一面照妖镜。各路专家都跑出来。财金官僚专家连忙跑出来替外资辩白，怕国民无知误会；有经济金融权威说市场神圣不可侵犯，政府人为救市必然失败；高盛派来的木马黄皮白心香蕉专家说最有效是让市场自然大跌，释放流动性，然后才再有购买力进场，云云。但血洗后谁手上还有资金来趁低捞货呢？让我们温习历史。俄国在 1990 年代的历程：1. 被金融化；2. 金融货币大危机；3. 实体资产被超低定价；4. 资产被贱价收购。把你几十年累积的美元储备赚回去只是让你南柯一梦。但货币本身不是财富，把你的实体资产贱价收购，那才叫真赢了。所以争论那些问题根本无关痛痒。这次股灾，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由此看来，人民币和欧元困境是一样的。当你成为一种冒起的区域性货币，想进一步走出去挑战美元的地位。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具备美元已经有的从外部去捞取利益的优势，就只能加速内部的金融深化，通过内部的榨取去维持整个金融化的收益率，确保较大的内部金融收益，维持这种货币定价资产的价值。中国金融利益愈想国际化，整个经济就要更加被金融化。

希腊的出路

没有大规模债务宽减的方案，只是推延问题的再爆发。希腊人民应该坚决保护本国的公有财富，尽管政客一再背叛投降。暂时或永远离开欧元区不是世界末日。这种末日图象只是恐惧的政治。当然，那肯定是一个痛苦、混乱而漫长的过程。希腊人也应该放弃靠金融借贷来制造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上升的幻象。他们过去十多年已经犯了一个大错，不应该再犯出卖国家财富、断送未来子孙前途的更大错误。无论如何必须复兴农业。现实这是一场金融侵略战。一旦希腊拒绝还债，德国人固然会无耻地发动金融制裁。今天的希腊人民只有二个选择：将来骄傲地对子孙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抵抗到底”，还是羞耻地说：“对不起，我们投降了。”

历史正在重蹈覆辙

讽刺的是德国人忘记了纳粹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惨痛教训。那恰恰是首度成为主要债权国的美国在一战后拒绝战争债务宽免，坚持要英、法、德还债，强硬的态度正如今天的德国一样。而德国自己，却是靠撇清债务，才能重新强大起来。我们现在不免感叹，如果当年的美国拿出大国的风度，推动宽免战争赔偿及债务，有多少无辜的生命，本来是不用白白牺牲的？

民主的假象

如果我们还相信自 17 世纪以来欧洲知识分子所编造的“希腊乃现代民主发源地”这神话，那么这次希腊债务危机正好突显了现代代议政制的局限。它无法制约掠夺式金融的发展。我们亲眼目睹欧洲的精英是如何藐视民主。说到底，金融压倒民主，金钱凌驾人民。或者正如 Michael Hudson 所说，现代西方民主，本来就是金融资本家为了确保主权债务的延续性而扶植及支持的。希腊左翼总理的无耻投降其实并不令人吃惊。综观近年西方，最亲金融的政策，往往是在左翼、自由派或号称进步的政府下出台推行的。我们正好应该借此历史时机反省思考民主的基本理念，超越西方代议民主政制，深化对民主的理解。

未来世界的展望

让我们简化事态，假设几种未来可能性，引发思考。

1. 美元成功维护霸权，全球继续单极货币霸权。问题不是美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我没有本质地反美。如果美国真的名符其实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做一个负责任承担领导全球的超级大国，我还可以忍受 *Pax Americana*。但美国的问题是她的“*exceptionalism*”，奥巴马已经多次明确表明美国的特殊性。她不只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那怕是最强的国家。说穿了，她的特殊性就是全球的金融霸主。综观历史教训，不受约束的金融必然走上暴力掠夺之路。靠金融可以大家共荣共富，从来是幻象。单极美元霸权，不是世界之福。

2. 某些货币成功挑战美元，世界有两或三种货币霸权，成为鼎足而立的稳态。多极的世界也许比单极好。但上面已经分析过，欧元或人民币也好，在上升形为足以挑战美元的世界性货币这过程中，只能靠内部挤压来保证利润率及资产价值。一般民众只能是牺牲者。在新自由主义教条中，中央银行是国中之国，应该独立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和人民等于是把货币主权交到一群精英手上。而金融无边疆国界，金融精英最终是不会对任何社会或国家怀有忠诚的。在上海的金融精英感觉自己是一个纽约人多于中国人。请看欧洲央行在欧盟宪法里几乎拥有法外治权，不受任何约束。欧洲央行的所在地，连警察也没有权进入执法。欧洲各国实质上是在一个美好的愿景下交出了货币主权。在世界金融小圈子的利益旋转门中，这些主管欧洲货币权的精英究竟与国际金融资本利益关系有多密切？谁也不知道。美国当前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美国金融资本利益跟国家利益是一致的，“对华尔街有利的，就是对美国有利的”，这就是美国的特殊性。当然，有一天美国这条船真的要沉了，精英们是会毫不犹豫跳船转移的，就像历史上金融精英从热那亚转到阿姆斯特丹、伦敦，然后纽约。把权力毫无保留地交托给精英，期望他们跟其他精英斗，万一赢了自己也可以分一杯羹，是痴人说梦。不妨幻想一部小说《2084》，一个三极货币霸权鼎足而立的世界，也许是 George Orwell 笔下的世界。

3. 完全脱钩本土化。有历史以来，面对强权，人们总会渴望一个“鸡犬相闻，民安于居”的美好世界。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本土化脱钩(*delinking*)。作为一种价值范式，我是认同向往追慕的；作为现实斗争，像 *Zapatista* 的自治运动，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当前人类文明的现实是对暴力的集团式垄断。当前的地缘操作是美国为了本身的战略利益到处挑动冲突令民族国家解体。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再没有垄断暴力的集团，民族国家消失了，邻里相

望，老死不相往来，是值得响往的。但当前现实是美国把自己打造成惟一的超级国家，并且企图把所有不符合她利益的国家瓦解。这不是值得我们渴望的世界。我们得小心激进左派和极右派，绕一个圈，其实是互相拥抱的。就像现在流行的极端本土主义和空想市场主义等。

4. 适度区域整合，限制金融化(尤其是掠夺式的金融化)，保持有活力的本土经济。作为一个理念提出来，我们适宜走一条中道。一方面推动区域合作整合，在生态可承载力的限制下，发展真正能改善民生的产业，避免过度金融化。例如欧洲的出路，长远来说要和俄国整合起来，跟中亚和北非和部分伊斯兰地区，形成庞大的贸易区，以产业贸易交换为主的大经济合作体，欧元作为交易媒介来服务于整个区域的整合，尽量减低异化于产业的金融化程度。当前世界的难题是，怎样走出美元霸权，又不走向另外一条超级金融化之路。

适度的区域合作，限制金融化，同时要培育有活力的本土经济，才可以避免两极化。全球各地的本土运动实践是有意义的，但必须警惕那种高举排外仇外价值观、以本土之名的法西斯主义。

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是如何限制精英。人人平等，没有精英的世界，是值得渴望的理想。但现实很难避免精英的出现。历史是在两条轴上被推动的，一条是精英与诸众之间矛盾，一条是精英之间的矛盾。当然还有群众之间的矛盾，你来抢了我的奶粉，我不爽你的宗教文化……。但历史上，群众之间的矛盾大多是精英为了自己利益而挑动。精英是很容易被金融俘获的。西方的选举式民主，其实是另一种精英制而已。所以西方的民主制度没有办法制约掠夺式的金融化。发展基层的参与式自治民主，限制精英，应该是推动区域整合的平行过程。

但我们首先要抛弃传统关于货币和金融的理论和道德，把货币和创造信贷的金融作为 the commons 来思考，否则在一个超级金融的年代，类似的大小金融和债务危机将在全球到处爆发。

危机下的另类实践的意义

刘健芝：我们以前和荷兰的 Henk van Arkel 和墨西哥的 Luis Lopezllera 讨论，他们大力主张用另类货币取代 99% 都在做金融投机的主流货币，进行实物经济的交往；委内瑞拉和其他几个拉美国家也设计南方货币，意图摆脱美元结算。刚才的讨论，从世界格局来说，三足鼎立比一个寡头独大，多一些制衡。但是从怎样有利于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对抗金融资本，不一定用一种超级货币来抗衡另一种超级货币，而是尽量让自己的经济活动不受其影响。让实体经济（农业、工业、产业、服务）脱离美元等的金融控制，不受投机交易影响，这种提法零零星星有，个别国家也有尝试，但仍不成气候。另一方面，很大的挑战是，街头政治表达出来对现状的负面的不满，如何积极转化成民间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我们讨论过食物自主和乡村建设，让大家看到有现实的具体可行的路可以走，而不是痴人说梦话。可以趁着现在大家关注希腊的状况，发起辩论和探索。ARENA 联同其他国际组织例如“免债联盟” Freedom from Debt Coalition，联署支持希腊民众投票“反对紧缩方

案”。这次多少有一点占领华尔街的气氛，民众广泛动员，但是“决定自己的命运”往往是空口号，如果没有实质的提法的话。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一是分析大形势；二是，现有什么实例是可行的尽管不一定是全面的另类选择。

温铁军：

分析世界局势的第一个根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事物发展的质的变化是由原有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内在规律所决定。亦即，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对事物发生质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今天在金融资本时代，起主要决定作用的恰恰是金融资本自身。据此看，今天金融资本阶段的主要矛盾之中的主要方面是美元区，主要矛盾之中的次要方面是欧元区，当然是由美元集团的自身规律来导致事物发生质的变化。对此，我们发表文章认为金融资本阶段主要是“币缘战略”。

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否定之否定”规律，就是说事物最终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我们现在面对的这样一个大趋势，似乎民众的反抗也佐证了这个辩证法规律.....。

主要矛盾当然是金融资本的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方面是美元集团，金融资本矛盾的次要方面是欧元集团。美元集团按照它自身的运动规律，随着过度扩张，表面看似强大，横扫全球无人敢挡，但也因此造成内在的致命的走向方面趋势，他已经把能够吃进去的资源都吃进去了，那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能够被他继续吃进去的新的资源呢？那世界上其他的非主要矛盾或者是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是否甘心情愿地被美元这样去盘剥呢？肯定不会。因为这个矛盾的运作过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这个资本集团之间的对抗也使他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必然的。

我说大家不必悲观，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看到的，今天中国也正走向经济金融化过程，中国的金融化一旦加入到金融资本的对抗性冲突中，其实必然是一个双输的结局，lose-lose game，在这个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游戏之中是没有赢家的。

从哲学角度，我们应该对这个主要矛盾符合规律的演化结果乐观其成。也是因为金融资本一定会走向反面。这是第一，只要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我们就不会没有信心。

第二，中国本身发展对传统地缘战略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不同于西方主流思想的判断。

例如，对比欧盟向东扩纳入 27 个国家、最终和俄罗斯发生地缘战略冲突，虽然地缘战略冲突是在产业资本阶段形成的，但现在仍然有相当强烈的影响。你们看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是一个维持了几千年原住民传统政治的、超大型的大陆国家。内部的语言完全是用单一汉语，语言文化统一，比欧盟国家 27 种语言形成统一制度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几千年形成的国家政治文化，形成超大型的大陆国家，本身具有内部整合空间大于任何其他地区的这种条件。

总之，中国因为地方大、人口多，统一政治国家内部整合的条件远远要好于欧盟。

现在为什么欧盟的南方国家纷纷发生体制性危机而不能有效治理？

上午黄钰书提到，因为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国家，不是一个政治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他提到欧盟议会管不了欧盟央行的，欧洲还没有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完整的国家政治体制。由此，欧盟内部整合的困难，远大于中国、亚非大陆。特别是当中国开始跟周边国家形成经济贸易的区域化整合以来，相对欧盟的比较优势更显著。

再如，像委内瑞拉本来利用石油价格高企带来财政增长机会，试图在拉丁美洲形成整合。结果还没来得及搞成，就因为石油价格大幅度下跌，国家的整合能力就随着石油收益下降而减少，再加上查韦斯死了，委内瑞拉整个国家的整合能力大概连以前的 1/10 都没有了。巴西也试图搞跨两个大洋的区划整合，卢拉下台以后，现在总统的对拉丁美洲的整合能力也大幅下降。总之，现在拉丁美洲又再次陷入群龙无首。非洲的区域整合能力更差。

如果看几大洲，只有亚洲有条件完成历史性的区域整合，欧洲到现在为止没有完成自我整合，拉丁美洲有条件差点进入一次新的整合，还没来得及搞完，现在又不行了，非洲还没那个机会。

那么现在造成什么格局呢？几千年政治经济整合所形成的这套完整的国家体制的中国大陆，跟靠把美洲原住民砍光形成外来白人政权的美洲大陆国家-美国相比，各有千秋。这两个都是大陆型的超级大国，本来两个大陆国家似乎有隔着太平洋发生对决的这样的前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问题。中国是在这个世界格局中已经完成了大陆整合的国家，中美两个国家的面积差不多，中国 13.6 亿人口，美国才 3.1 亿人口。如果按照 GDP 总量看，美国第一，中国第二，这两个超大型大陆国家都有完整的政治体制，两个不同体制的对抗，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一种地缘战略矛盾。

可以说，如果从金融资本阶段的角度来说，主要矛盾是美元区与欧元区的对抗。如果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体制矛盾来说，中美两国是两个完成了大陆型整合的国家，他们的国家体制对抗也是一对主要矛盾。

把什么是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做一个排序，会发现金融资本集团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对抗性矛盾--美元和欧元两大资本集团的矛盾，仍然是世界当前的主要地缘战略矛盾。但是，如果从长期的发展来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已经都完成了大陆整合的大国之间的体制矛盾是主要地缘战略矛盾。

因为，中国是自古代到当代四千年的国家史、渐进完成国家体制建设，美国则是近代 100 年期间激进地完成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内部整合的国家集团（United States），两种体制的内涵差异，将是长期的国家与国家之间斗争的主要矛盾。

这样看世界主要矛盾，就明白了：一是在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战略主要矛盾是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二是从长期地缘战略的政治体制矛盾，则是美国和中国。

美国作为两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对欧盟和对中国构成对抗性矛盾；当代世界也不仅由此形成三足鼎立，而且客观上还造成欧盟与中国形成战略合作的条件。

接着应该说，当前什么是另类？

明确了以上关于两个主要矛盾的分析框架，我们对社会运动的认识也就更清晰了。

在这样的大的基本矛盾框架之下，再把我们想到的局部问题纳入分析，比如“区域一体化整合”，委内瑞拉搞过，欧盟搞过，现在巴西在搞，中国现在主张的 ASEAN 构建“十加一”等。

再如，原来我在美国进修时许宝强带我去看美国伊萨卡的 Ithaca Hours 和墨西哥的地区货币 Tlaloc，这些都是 localization，都是通过这种整合提高应对金融资本危机的能力。再如，厄瓜多尔的南方银行，也是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的整合工具。世界上的这些 alternative，都是有针对性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创新。

把这些纳入宏观形势分析，就应该认识到：**区域整合就是在今天币缘战略两大集团和地缘战略两大国对抗性矛盾之下所发生的另类发展模式！**

注意，金融资本全球化的挑战下什么是另类？区域一体化就是另类。那么，区域一体化之下是什么呢？localization--在地化，或者再下面则是 community integration--社区的一体化整合。这些做法，都有利于人民大众应对金融全球化的成本转嫁……

现在我们讲社区化。

我们有这个大的框架作为前提，再来往下看大家做的社区建设 community regeneration 和 localization，每个做法都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都是很令人乐观的。何况我们在乡土中国十多年坚持的乡村建设，我们现在做的 rural reconstruction, community regeneration, common wealth, local knowledge 全都有积极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在大框架内部的主要矛盾发生全球危机造成颠覆性结果的时候，什么是大众能够对应的东西呢？就是 localization，这才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地区相对保持稳定的经济基础。为此，这些在地化的所有的经验都不应该被我们低看，而是应该高度重视。

所以，我们搞的 global u 的平台，更应该把实践中被人们总结归纳出来的 localization，或者 community integration 作为我们要反应的重点，每一个案例都具有创新意义。

上帝在大洪水来之前，因为人类太贪婪，上帝为了给他们教训就毁灭了世界，上帝只看重搞 localization 和 farmerization 的亚布拉罕，只救了他一家，告诉他你带些动物，维持人和

自然界生态的平衡，把这些装进诺亚方舟，大洪水来的时候一家人带着动物就飘在海上，这就是圣经故事解释的人类再度起源。

这些故事放一边。总之不要轻看今天的 **localization**, 包括我们在欧洲看到 **transition town**, 也是 **localization** 的典型。现在，在底特律-北美新英格兰发生的 **New Economy Coalition**, 新经济联盟，所鼓吹的社区经济，社区居民自主发起的 **community regeneration**, 这套做法都是大危机之下群众自觉的、积极意义的创新。所以不要悲观。

如果没有地中海沿岸这样的大危机和严重的国家破产案例，如果没有希腊现象发生，人们恐怕还不能警醒，还在沉醉着贪婪之中。如果没有中国股灾，蒸发了 7 万亿，老百姓一夜之间被洗劫，人们沉迷地认为股市一定是增长的。总之，大家在贪婪中不能自拔。今天人们遭遇到危机打击的时候，才会回过头重视什么叫做 **Localization**, 什么叫 **alternative**, **transition**, **new economy**, 这些东西就像打造诺亚方舟的材料那样慢慢会引起人们更多重视。我们乡村建设这套东西也会越来越被人们重视，尽管不理解的人仍然大有人在，主流对我们仍然不屑，但那又怎么样，我们代表的是下一个人类要进入生态文明的方向，我们有足够的信心，不悲观，客观冷静分析现在的现象，恰恰应该增强了信心。

NATO 内部的矛盾冲突

许统一：尽管我们说，美元欧元之间是一个对峙的关系，但同时也看到北约在政治和军事联盟上很强，这两个放到一起怎么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他们是互相挑战的？

温铁军：

其实你们应该知道，**NATO** 军事力量主要部分是美国。长期以来，欧洲想建立欧洲军团，尤其是法德之间紧密合作想建立法德军团，后来想扩大为欧洲军团，都被美国所主导的 **NATO** 否决了。

美国在军事上控制 **NATO**，**NATO** 表面是欧洲国家都参与的军事同盟，实际上是美国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控制欧洲的工具，也因此导致欧洲金融资本不可能与美元真正发生对抗性战争。美元有强大军事力量支持，欧元连形成国家力量的能力都没有。

刚才解释了，现在欧元作为储备货币只占全部世界储备货币的 20% 几，最高大概 27% 左右，为什么呢？世界各国不相信欧元是一个可以长期稳定的货币，没有军事力量支撑的货币和美国有巨大军事力量支撑的货币，根本不可比。相对于美元而言，欧元是弱势货币的原因，在于欧盟国家形不成区域化的军事力量。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是战败国，**NATO** 最主要的驻军是驻在德国，意味着掌控欧洲主权国家的军事力量来自外部，欧洲经济最强的德国至今没有完整的国家主权，这是二战遗留问题。德国至今很难摆布这样的局面，德国人也许每天都希望让本土的美国驻军撤走，自己的国家主权由自己的军队捍卫，他们不是没有力量，而是美国人不干。

以前我给你们讲过巴尔干冲突和科索沃战争，科索沃战争中为什么 80%以上的军事力量要从美国本土派到科索沃来参战，原本在欧洲这块土地上形成的 NATO 的军事力量足够大，打小小的科索沃根本不需要从美国调，但掌控 NATO 的美国军人非得用美国的军事力量，其意在于表达欧洲土地上发生的军事冲突，美国是要干预的，美国是欧洲军事存在的 NO.1。到现在为止，主要的欧洲国家还不能拥有完整的国家主权，这对所有欧洲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心病。

所以，据此看德国在乌克兰这次所做的表演，你会发现德国人是非常尴尬的。按照他真正的国家利益，当然不应该和俄国人闹僵，但是按照美国的指挥棒，就必须和美国表现是紧密同盟关系，一定要参与美国对俄国的制裁，如果有二心，肯定是要被美国收拾。这样，西方表面上是以 NATO 为形式的战略同盟关系，实际上内部存在相当尖锐的矛盾关系。

中国的被迫金融化

刘健芝：之前我们说，中国是新兴七国 E7 里唯一一个能够撑住的，其他六个都不行。最近的中国股灾，您早上分析，中国通过沪港通让外资进来。可是，中国是否有比较强的防御能力？

温铁军：

2013 年印度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巴西也发生了。于是，我们说了 E7 都遭难了，2013 年这次只有中国没有出大问题。

并且，我们还引述像 1997 年东亚危机发生的时候，采取金融自由化制度的东亚的工业化国家都被美国为主的投机资本洗劫了，只有中国大陆支撑刚刚回归的香港阻击了索罗斯的金融投机，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两个经济体是东亚幸免于难的难兄难弟，只有这两家没被洗劫。

2013 年发生新兴国家金融灾难的时候，仍然只有中国幸免于难，新兴国家几乎全部被洗劫，据此，我要求在写 E7 报告时，要用这些新的变化来验证我们提出的理论。

然而，正是在 2013 年后这不到两年期间，中国新崛起的金融资本集团加快了纳入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公开认同新自由主义制度体系的财经官僚们引领的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这就造成了制度条件让国际金融资本大举进入中国，形成一次做空洗劫的机会。

这个分析很重要。两年的时间，中国趋向于金融资本的制度安排都做了什么：

第一，在 WTO 压力下大规模增加 QFII。中国过去不许外国资本直接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这个资本管制的规定即使在 WTO 谈判中也设了限——中国 2001 年进入 WTO 的时候，坚持资本市场不开放，坚持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两条从 2001 年坚持到 2015 年，WTO 的所谓过渡期完了，按照 WTO 的原则，必须全面开放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这是一个被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制度压力。

第二个压力是美国发起 TPP。现在美国坚决不同意中国和印度加入，中国是金融管制，印度是半管制，2013 年金融灾难，半管制的印度几乎没管住，如果不是后来采取强硬措施，印度的金融受到的打击是摧毁性的，后来采取了增高汇出税，任何外汇退出印度都必须交 24% 的外汇汇出税费，用这种方式挡住了外资流出，否则印度 2013 年就是灾难性后果。因此印度属于半管制，因为半管制，美国搞 TPP，就不纳入印度。需知，TPP 的核心内容不是一般商品的自由化，而是金融流动自由化。

2013 年三中全会以后这两年过程中，恰恰是中国所谓的深改，加快融入全球化。带来一个很重要的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因为 2009 年全球大危机以来，过量的美欧日增发的货币推高了原材料期货和粮食期货的价格，客观上导致中国国内因大量进口原材料，进口石油，进口粮食而使得国内通胀明显加剧。要应对通胀，就得提高银行利率，那就没有金融资本竞争力，因为美国欧洲日本都用零利率的方式来参与国际金融资本竞争。沿海地区拿到一个美元投资几乎是零利率，而在国内拿到银行投资至少是 6%-7%，就是 6-7 倍高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投资价格。所以中国各地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海外拿钱，外商直接投资 FDI 为什么进入中国这么快，增长量这么大，上万亿热钱在中国市场上涌动，是因为这几年外资太便宜，而内资却必须应付通货膨胀，所以内资价格高，外资价格低，导致外资大量进来。

刚才黄钰书讲到，中国是被动金融化，大量贸易顺差外汇进入中国导致对冲增发，促进金融资本力量大幅上涨，由于中国是控制外国货币的国家，外币进入中国只能对冲多发货币，导致国内金融资本总量大幅增加，于是，中国被动加入了全球金融化的过程，客观上使得金融资本高度扩张，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增发了几十万亿的货币，20-30 亿的货币，大概四分之三的以上是被动的对冲增发的货币。对中国这个客观过程要搞清楚，不是主动干的，是被动干的。

大量货币往哪去，投资价格又比外资高，就越没有竞争力，前些年大量进入房地产，从去年开始房地产资金转出来大量进入股市，因为房地产不景气了，房地产已经泡沫化，很多投资就亏了，所以资金从房地产出来进入股市，很快就把股市炒成这样疯涨。

这些情况，只是中国被动金融化以后，符合金融资本规律的一般现象，大量过剩资金先炒房地产，再炒股市。跟美国 2007 年房地产泡沫崩溃造成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情况类似。这次教训如被认真汲取，则算是老天爷再一次在关键时刻保佑了中国。

大家要理解，千万别被庸俗的媒体、被那些学者的议论所左右。其实规律是不可逆的，即使被动形成金融化，就也是得按金融化规律运作。过量的货币在股市上造成泡沫，现在股市一跌，把过量货币蒸发掉，相当于消化掉了被动金融化造成的金融垃圾。由此，这么看中国的金融现象，大家会正常一点，我们把基本规律运用起来，就能理解中国现在发生的问题。

乌拉圭回合纳入 GATT=WTO

前面讲过中国加入 WTO 的过程，这次再复习一下。

首先，什么叫做乌拉圭回合？

其实就是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国家要求把 1944 年建立的 GATT-关税贸易协定做重大修定。战后的那个年代是美国要对世界上输出商品，所以关税贸易总协定是符合美国输出商品的利益需求的制度安排。到了 80 年代，美国要将过剩金融资本流动的时候就要求把金融自由化纳入到 GATT，但是，GATT 是关税贸易总协定，原来就不包括金融的自由流动。于是，就先把金融自由化谈判纳入到“乌拉圭回合”。

黄钰书讲到，美元因为锚定了粮食和石油而使得它成为世界主要结算货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得买石油和粮食，所以大家就都得用美元来结算。美国要求把粮食-农业的自由贸易纳入到 GATT 框架中来，于是乎大家又不同意，那就成立了一个乌拉圭回合，把过去 GATT 不包括的金融自由化和农业自由化纳入到乌拉圭回合来谈判。

乌拉圭回合从 1986 年建立，经过了漫长的争论，终于到 1994 年取消了 GATT，把乌拉圭回合纳入进入，就把 GATT 改名为 WTO。可见，WTO 是 1994 年才有的，而在 1944 年先建立的是 GATT。经过半个世纪的变迁，才在美国进入金融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甚至是半强迫之下，把 GATT 改成 WTO，也就是把金融贸易和农业贸易作为自由化内容纳入进来。所以才有中国加入 WTO 的谈判中要求保证资本市场的不开放，最终的谈判结果是所有的产业全部开放，只保留对资本市场和货币兑换的国家控制。

现在 WTO 过渡期一过，保也保不住，所以才有 2013 年以后，为了符合 WTO 原则的金融开放--上海的自由贸易区作为先行开放金融资本进入的利伯维尔场经济，先行外汇自由兑换的试验区，一年后被认为成功。现在广州深圳武汉天津，内陆和沿海都要求办类似上海的自由贸易区，地方政府和国内的企业都想要便宜的外汇，因为外资便宜，内资贵，我们各地就都想开放。既然上海开放得到好处大，那我们内地也都想要……

这是中国加快金融资本流动的内外两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领导人未必能把握住。目前情况看，把握住的难度很大。

这次金融股灾是大好事，虽然洗劫了一批人，但也给中国一批人一个大教训，告诉了一大批人，你们以为放开就有好处吗，一万亿美元热钱就把你们折腾成这样。你们连续出台多少救市政策-“十道金牌”，十个救市政策都挡不住资本外流。假如说 1998、2008 年、2013 年连续三次中国都幸免于难，那这一次可是一条腿已经陷进去了，另外一条腿在岸上，想要拔出来，正在努力拔。今天股市维持在 3900 点了，大家开始觉得，多空大战，这次似乎是有小胜，这次股灾之后，人们该有一些讨论，该认识到，允许像上海搞自由贸易区，现在全国都搞，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灾难呢？还是收益呢？这个东西，人们该清醒，算是一个教训。

刘健芝:但是,如果中国要符合 WTO 这个外部压力的要求,是不是说这一两年无论如何中国都必须顺从让步?

温铁军:

客观来说,经历了十几年之后呢,现在如果把美国欧洲和中国还有日本,这四家现在所拥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全部折成美元的话,四家都差不太多,当然美国规模最大,总量上看,美国 30 多万亿,日本 20 多万亿,中国也差不多是 20 万亿左右,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多一点,欧洲金融资本总量跟美国是一样的。中国加入全球金融资本全球竞争的趋势明显,既然 WTO 过渡期完了,看来想要继续禁止外汇自由流入流出,恐怕也很难。

中国怎么办,仍然是一种选择。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本身带有中国试图走出一条不同于金融资本阶段全球竞争的路径,中国有这个意图。

美国的金融资本在虚拟市场上兴风作浪,到处做多空大战。而中国庞大的金融资本主要用于基本建设,用于改善欧亚大陆的大陆桥及其周边的基础设施,形成用基本建设来吸纳大量的金融资本,同时带动沿线各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显然是不同于美元集团引领世界金融化的全球竞争方式。如果你要说什么叫 alternative 和另类,如果一带一路真的是带动了实体产业,改善了基本建设的条件,这就是 alternative,因为你没有把过剩的庞大的金融资本投进股市去制造虚拟经济泡沫,不是按照金融资本美国的玩法,如果是另一套利于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玩法,本身应该具有另类经济的特征。

刘健芝:中国政府在股灾期间发了十道金牌,是不是因为有某些中国特色才有这个能力做到?

温铁军:

对。因为像中央汇金等所有大的投资机构都是国家的,如果没有国家掌控金融资本的能力,十道金牌是发不出来,发出来也没用。美国不是不想发金牌出来阻止 08 年的金融海啸,而是因为即使发出来了,它也挡不住。中国在大部分金融机构是国有资本的体制下,才挡得住。

后记: 7 月 14 日

刘健芝:7 月 5 日全民公投后,希腊政府的谈判姿态反而像是公投遭遇大败。以德国为首的欧盟领袖坚决不减债或重组债务,而是以不惜把希腊逐出欧元区为威胁,变本加厉地提出让希腊人感到丧权辱国的紧缩要求,把国有资产私有化,等等。您看希腊有任何改出危机的可能吗?

温铁军:

希腊现象发展下去的基本趋势,在我们看来是清楚的。

核心问题是：一旦希腊完全脱离欧元区，则当即要恢复的是本国的主权货币。而主权货币是否有信用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本国产权的资产总量有多大；二是本国的贸易总量有多大，就是在很大程度上看是不是有出口的顺差。这两个额度如果说都很小，则本币没有信用。例如，希腊国有资产 500 亿欧元已经在比利时抵押了，一旦还不了债，所有资产就归债主所有，所以从第一条看希腊的本国产权的资产量很小。第二条看贸易量，其实现在希腊没有什么可出口的，也难以形成对本币的支持。这两个弱项会导致一旦它改回到使用本国货币，就会出现大规模的主权货币贬值，国内则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甚至会导致一旦发行本国货币就会发生我们曾经讨论过的“厄瓜多尔现象”（老百姓去银行换外汇，本币信用崩溃，全国改用美元）。

亦即，如果希腊继续坚信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的话，它一旦退欧之后的国家金融体系就会崩溃，老百姓会把手头的本国货币都换成外币，换成欧元啊美元啊，政府就只得去求助于 IMF-世界银行，欧洲稳定基金，它就还得回来接受债权人更为苛刻的条件。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再也不可解了。

目前情况看，如果回归到主流的西方金融经济去，对希腊来说是恶性循环。既回不去，也没有改出危机的办法。

可以比较的是东亚遭遇金融风暴之后的做法。可它又不像东亚国家。

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韩国主权货币的信用几乎崩溃，于是，从总统到老百姓都捐出自己的黄金珠宝首饰，来重建国家银行的信用储备。若发行货币，既没有贸易盈余，也没有国家资产，是不可能信用；所以韩国官员和老百姓就都把自己的资产捐出来，重新建立国家的信用基础。同理，新中国在五十年代初期一穷二白却要建立农村信用社和供销社的时候，遭遇西方全面封锁几乎没有进出口，国库黄金都被蒋介石带走了；占人口近 90% 的农民就把自己的土布、粮食交给政府，来建立这种国家经济部门的基础。这点呢，西方人都做不到，西方文化比较强调自我中心和自私自利，只有东方文化才有这个重建信用的基础条件。

发展中国家的人，过惯了苦日子，一旦遭到西方为主的债权人的制裁，大家就重新过苦日子、紧日子，甚至恢复到计划供给生活物资。

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发祥地，肯定不能走这一步。

现在来看呢，所谓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alternatives**，对于这样已经在主流之中不能自拔的国家来说，几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尽管这个判断还可以讨论，大家也可以尽管去想象，但是从现代化国家金融的基本规律来说，希腊就是这样的趋势。

实际上，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验中形成的经济规律是不可逆的。就会造成希腊朝这个趋势走下去。所以希腊的前景并不看好。

最近那里的党派政治又有人站出来要把齐普拉斯搞掉，提前大选缩短他的执政时间。但是，新上来的人再搞一套，其实只能是加剧或者恶化它的危机。

目前情况看，按照一般西方的思想体系，且不说它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吧，就按照它的思想体系本身来做这个希腊的分析，都没有更好的办法。

也许只有东方政治经济学，按照东方的思想体系才有可能提出这个化解危机的办法。

我们最近关于东西方不同体制的研究已经陆续成文在国内发表。其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归纳全球危机体现的内在规律，可知：西方体制的本质，是“有限责任公司”的经济基础支撑“有限责任政府”的上层建筑。因此，这个体制下的公司破产，其超过注册资本额度的代价转嫁给社会；若政府破产，则超过财政支付能力的代价也同样只能转嫁给社会或国外。

对此，可借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称之为“有比较制度优势的不负责任”.....

希望告知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者，请参考这个关于西方资本主义成熟阶段的内在规律来看希腊问题。

[本文首次发表于全球大学网站 <http://our-global-u.org>

欢迎转载，请注明文章出处]